

■土地与生长

从记忆出发

□王松

人的意识都是从记忆开始的。我最初的记忆应该在两岁,但都是些朦胧的片段。那时的天很蓝,树很绿。一个托儿所里,好像到处是带围栏的小木床。我被圈在其中一个小床里,身边偶尔有大人走过。后来的一个早晨,父母为我穿上新衣,说是要送我去幼儿园。当时母亲是一家国营企业的干部,父亲在一个商业部驻津机构里工作,他们都很忙。在那个早晨,幼儿园里别的小朋友还没有到,一个女老师接待了我们。她的相貌已记不清楚,好像挺和蔼。我的父母对她说了些拜托之类的话就走了。我看一看周围陌生的环境,突然有些恐惧,于是放声大哭起来。这时女老师就不再和蔼了,恐吓地哄了我一下就转身忙自己的事了。我一边哭,无意中从墙上的镜子里看到正在咧嘴大哭的自己,觉得样子很丑,于是不再哭了。那时海河还有商船开进来。每到中午,河面的浮桥就会开启。这时也正是小朋友们午睡的时间。我躺在木质地板的垫子上,听着远处轮船呜呜的气笛声。那种漫长而舒缓的中午感觉永远留在记忆里。

后来的记忆就渐渐清晰了。那时我家住在一个工人聚居区,有着整齐的街道和红砖平房。居民多是附近国营企业的职工。白天男人们去上班,女人在家里没事就凑到一起闲聊,当然经常说的是一些隐私。那时我刚上小学,女人们也就不避讳。我在一旁听了她们说的事自然不知所云,但若若干年后再回想起来也就恍然。记得有一次,是一个上午,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匆匆回来,一副兴奋又很神秘的表情。院里的女人们立刻围上去跟她叽叽咕咕,然后就窃窃地笑。原来这个女人早已绝经,去医院竟验出妊娠阳性。这件事不仅她自己,也令所有的人既惊讶又很振奋。大家都不知道她这“阳性”是从哪里来的。这女人立刻笑着啾说,哪里来的?当然是从我男人那里来的!于是女人们就又叽叽呱呱地笑成一团。

那时我有一个爱好,虽然还是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,却很喜欢去街上看看大字报,经常能从第一张看到十几甚至几十的最后一张。当时的大字报并不都是横七竖八的“打倒”和“砸烂”,也有字迹很漂亮的,内容和题材也极为丰富,历史的、专业的、社会的,甚至是私生活的,很像今天网上的帖子,而且一些叙述语言也极棒,看得出作者很有才情。应该说,我人生中最早的阅读,这应该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我曾写过一部题为《阳光如烟》的中篇小说,这个小说就几乎全部取材于当年的大字报。当然,我那时热衷于读这些大字报还有另一种很复杂的心理。就在此时,我家的门前也被贴满了大字报……这段生活,后来就成为我的一个宝库,不仅是记忆的宝库,也可以说是人生知识的宝库。

我读初中时有两位印象深刻的老师。一位是有着一副六边形面孔的男人。他自视才高,胆子也大,化学物理数学外语

什么都敢教。当时中学师资很匮乏,对教学质量要求也不高,所以这个老师每天用一口浓重的河南腔吼哩当地教我们说俄语,我后来在电视上听到普京讲话,才知道俄语并不是那样的铿锵。我那时就爱看书,当然没什么远大抱负,只是无聊。但读书多了自然就会懂一些闲七杂八的东西,用当时的说法也就是“头脑比较复杂”。于是有位老师决定彻底挖一挖我的思想根源。一天,他把我叫去,让我详细列出究竟都读过哪些“封资修”的黑书,于是我就只好交代罪行一样老老实实地列出一个书单。但我当时并没意识到,这个老师毕竟也是读过书的人。于是,这个书单反过来竟又成为我的另一种罪证。他在班里对全体同学说,我声称读过这些书是在吹牛,而且十分肯定地说,我在当时是不可能找到这些书的。我一下糊涂了。另一位初中老师则是一个女人。在我的记忆中虽不太漂亮,但由于有深度近视又不戴眼镜,就总是习惯地眯起眼,这样也就多了一种妩媚。她当时教语文,所以我留下很多已成为习惯的错别字。比如娴熟的“娴”,我就总是读成“敏”。还有“介”,总是习惯地读成“嘎”。后来我才明白,当时她的丈夫在上海工作,她经常去那边探亲,于是每次在带着一个大肚子回来的同时,也就带回一些上海方言。所以,她一直把煞有介事读成煞有“嘎”事。我读初中几年,语文课是在挣扎中坚持过来的。这位女老师认定我在语文方面很低能,于是我的成绩就永远是75分,直到最后一次考试,她才笑咪咪地给了我一个80分。若干年后,我从插队的地方考上大学回来,一次在街上偶遇她,当她听说我读的是数学系,立刻频频点头,说我早就说过了你是不适合学语文的。我当时很认真地告诉她,据说在大学里不叫语文,叫中文,中文系。

也就是这两位老师,是学校毕业分配小组的成员。他们决定了我的命运。我毕业时接到学校通知,要求去东北一个叫榆树的地方插队。据说那是一个遥远而又寒冷的地方,如果在露天撒尿,能将尿水和小鸡冻成一冻成冰柱。这件事我不意外。当时家庭出身好而且家公有门路的同学,都已被分去工厂上班,还有更好的则进了国营大企业——当然,若干年后,去了国营大企业的同学,处境也是可想而知。我曾在一个冬天的黄昏遇到一位这样的同学,当时他正在街边守着一个水果摊,脸色和香蕉一样。

我这一次并没有去插队。当时母亲的处境已有了松动,母亲坚决没让我去那个叫榆树的地方插队。我不得不佩服母亲,毕竟是参加过残酷斗争的老同志,有着敏锐的洞察力。我在家赋闲一年,母亲果然被平反了。用那时的话说叫“解放”,母亲终于从“牛棚”解放出来。当时还没有“落实政策”一说,领导问她有什么要求。母亲提的要求很简单,让我儿子去上高中。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,初中毕业生一般有三个出

路,一是分配工作,二是上高中,第三则是去农村插队。曾有人提出,我的小说中写到初中毕业分配工作这样的细节不符合史实。我估计提这种问题的一定是年轻人。那时刚恢复高中教育,如果读高中,还会面临去农村插队的问题。所以母亲身边很多人问她,为什么不干脆让你儿子进工厂?母亲听了只是笑笑。当然,倘若我真的进了工厂,那么现在的下岗大军中就可能有一个叫王松的人了。

我读高中比别人晚一个学期。去学校报到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。有一个细节,我记得很清楚。一次我去厕所小解,一位教化学的老师正蹲在茅坑上屎。他一边咧咧嘴着劲问我,为什么晚了一学期才来读高中,是不是想逃避上山下乡。我当时想了一下,觉得这件事如果向他解释起来很麻烦,就没有回答。他一边继续使着劲一边说你也就是……缓期两年执行吧。这位老师姓张。张老师后来对我有知遇之恩,遗憾的是他已去世,愿他安息。

我在高中匆匆度过了难忘的一年半时间。那时的高中教育是两年,而又晚了半年,所以只有三个学期。在这三个学期中还有一个半学期的时间是去一间叫“红旗罗丝厂”的民办小企业“学工劳动”,能学到多少文化知识可想而知。

一年半以后,我还是去农村插队了。记得那是一个国庆节,天上着着不大不小的雨。我没去参加国庆游行。这时已确定去农村的行程,那种感觉就像在等待行刑的日子。我所有的行装都已准备好。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,所有必要的生活用品都要凭票证供应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响应号召,因此应该给予额外照顾,每个人可以领到一系列的购买票证。我记得有棉衣、绒衣绒裤、特制的大木箱,还有毛巾肥皂洗脸盆等等。走的那天是去学校集合,集体出发。这时已接近“上山下乡运动”后期,知青插队的地方都不是很远。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距这座城市只有100多公里,学校为壮声势,也为了能将我们这批并不情愿的知青完整地弄去目的地,决定派汽车统一运送。那天母亲没去送我,只有父亲去了。父亲性格很内敛,那天始终沉默。直到汽车开动的一瞬,父亲的脸上突然掠过一丝我从未见过的表情。那种表情无法形容,也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。

后来的插队生活,我已很多小说中写过。我读大学是“文革”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。这一届虽叫“77级”,真正去学校报到却是在1978年3月6日,也就是寒假入学的。这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恐怕是惟一的一次,应该也是最后一次。前面已经说过,我读的是数学系。这是一个从老师到辅导员一直到具体内容都极其无趣的专业。至于我为什么要报考这样一个奇怪的专业,说起来话会长。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在我后来从事文学工作以后却渐渐发现,数学竟是一个极好的东西,它不仅能训练人的极其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,也能给人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。比如拓朴学、模糊数学、空间解析等等,总让我在叙事空间和叙述语言等方面有一种尝试探索的欲望。所以,我已下定决心,争取做一个在数学领域写小说最好、而在小说领域数学最好的双重人才。

记忆确实是一个好东西,不仅能使生命的曲线更加优美,也能让人像一只卵生动物,可以回过头去看一看自己的蛋壳。当然,也像溜冰,时光在冰刀下就这样流过去……

■纪念

姚奠中老先生去世已经整整一年了。想起一年前2000多人冒着凛冽的寒风到太原西山送别老先生的场面,不禁再次潸然。

姚老先生寿龄过百,真正是仁者长寿。世称姚老诗、书、画、艺“四绝”,人们也送给他许多桂冠。但对我而言,称呼姚老先生最为亲切而贴切。一是姚老在世百岁加一,长我近半百,算是我的师爷辈。“老”字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丰富的内涵,对自己而言那是年龄上的老,对他者而言那是一种内心的尊重和敬仰。二是我也算是姚老的一位“小老乡”,姚老祖籍稷山县,出生在稷山县,我出生在距稷山东面不足20公里的新绛县,民国以前均属绛州府。按照家乡说法,一般人是不能随便称呼老的,只有那些年龄很大又有“乡望”的人,才能配称为“老”。如此这般,我便一直称呼他姚老先生。

2014年12月26日,我受校党委派前去稷山参加“姚奠中艺术馆开馆仪式”活动,又一次勾起我对姚老无尽的追念。

乡音、乡俗、乡土、乡风,将我和天堂另一边姚老的距离拉近了许多。是呀,老先生在世时,我怎么没勇气和他攀老手呢?如今,天各一方,我怎么觉得跟他又是那么亲近呢!

时节虽已进入数九天,但晋南的天气还是比太原的天气温暖了许多。在新落成的稷山县图书馆广场,在稍有寒风的这个上午,从台湾、贵州、太原、运城等地赶来的各界人士汇聚在这里,缅怀姚老先生的百岁人生和他的道德文章,还有他那为世人津津乐道的诗、书、画、艺。

姚老先生的女儿三云告诉我,关于纪念姚老逝世一周年的活动,早有有关人士提议在北京举行纪念会或书画展,但子女们考虑再三,还是要继承姚老生前朴实的作风,做一点对社会有益对民众有益的工作。家乡稷山县各界人士对此极为热心,遂使“姚奠中艺术馆”在家乡落成。“高楼明月夜,低首故园心”,走进布置典雅的姚老艺术馆,再一次驻足欣赏姚老的艺术作品,聚精会神地观看姚老生前的电视画面,老先生仿佛又回到了我的身边,缓缓的乡音,安神的神态,满头的银发、白净的皮肤,还有那总是红润的嘴唇……都那样的亲切、真切。

参观完书艺馆,从县城向西,驱车不过10分钟,就来到了姚老的家乡南阳村。民国二年(1913年),姚老就出生在这个普通的晋南农村。南阳过去算是稷山的大村,有300多户人家,人口上千。姚家宅院处村西高地,院内有两棵大椿树,逢年过节,老椿树上总会挂起灯笼,方圆三五里都可以看得到。晚年姚老自称“老椿”,并解释:椿就是椿树,庄子认为“椿”大得很,是没用的椿树,大而无用,但很逍遥。我们家就有两棵椿树。据说,姚家在南阳虽不算十分富有,但也是庭院深深,不仅有前院、后院,还有一个可以种菜的场院。如今供人们参观的就是这个拥有前后院的主院。踏上两三个石阶,走进左侧悬有“姚奠中故居”的大门,穿过通往后院的西廊,便是姚家后院的四合院了,姚老就是从这平常的四合院走出,走到稷山县城,走到省城太原,走到无锡、安徽、重庆、贵州、云南。从幼年废寝忘食的读书,到老年诗、书、画、艺的“四绝”;从无锡国专的章门弟子,到百年老校的模范教师;从家乡“砸泥神”破除迷信,到大别山“给李宗仁提意见”;从“右派”牛鬼蛇神到省政协副主席,他的人生道路真正是时代变迁的印证。

回来的路上,三云告诉我,1946年,姚老离家12年后,从贵州北上千里回家奔丧,此时,父亲、伯父相继去世。办完丧事后,由姚老做主立过一个字据。原来,一位名叫王吉善的外地人逃难到稷山,多年靠租种姚家土地养家糊口,此次姚老回家,王吉善专门登门看望,无意中谈及生活之困苦艰难,姚老考虑到自己家中无劳动力耕种土地,也无力支应官府的杂税和钱粮,与继母商量后,决定将王吉善租种的姚家9亩地全部赠送,同时答应院内六间房让其居住。也许,姚老一生这样扶贫困助的事情做过很多,这件事情早已淡忘。想不到事过六十多年后,王吉善的儿子带着当年的字据去看望姚老,感激之情溢于言表,而姚老还是用他那缓缓的乡音问寒嘘暖,仁者长寿,姚老无愧。

姚老在山西大学校园生活六十多年,我从读书到现在也在这个校园生活了三十多年。姚老在世最后的十多年时间里,我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到了他,最让我难忘的是2012年姚老百岁之年他应邀来到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参观。那年的11月2日,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,姚老坐着轮椅由女儿李芸、儿媳牛树芳陪同来到鉴知楼前,等他老人家看到楼前由他亲手书写的“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”字牌,看到绿茵茵的草地上置放的碾子、水井、磨盘时,连声念叨着“这个好,这个好”。我推着他参观中心一层的档案室、图书室和教室,大家又小心翼翼地抬着他到中心二楼的“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”综合展参观,老人家始终神采奕奕、兴致勃勃,鉴知楼里不时传出阵阵欢声笑语。参观完后,老人家饶有兴致地和大家合影留念,又鼓励我们坚持不断地做好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的收集、整理、研究工作。我想,姚老其实是大有深意的,他生前最后口述《百岁溯往》中就说过这样的话:

学国学的人都要学历史。一个民族的历史很重要。历史断了的话,这个民族就危险得很。希腊原来那么好,断了以后就不行了。中国历史几千年延续下来,尽管有几次政治变化,但延续下来了。这个很重要。学国学就是学历史,六经皆史嘛,一个人不知道他的老祖先不行。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影响很大。不能违背历史,而是要了解历史。历史也是前进的力量。未来是从过去来的。取得过去好的经验,避免过去的错误,未来都是从过去总结来的。

我记得,姚老生前还有一幅题字,叫做“知以藏往,神以知来”。那个下午,我推着姚老,心是那样的温暖。

追念姚老

□行龙

■我之见

说一个句子的翻译

□任溶溶

新中国成立前我曾住在上海市四川中路北京路北首的腾凤里。腾凤里西边弄堂口斜对着马路对面的青年会(今浦光中学)。青年会大门两边分别有两块石碑,一块上面刻着英文“To serve, not to be served”,另一边的石碑上刻着这个句子的译文“非以役人,乃役于人”,是文言句子,但这文言怪怪的,给我的感觉就像鲁迅先生在香港看见的标语“若要停车,乃可在此”。我想这译文虽怪,一定有出处。果然,这句英文原来出自文言文《圣经·新约全书·第十二章》:“非以役人,乃役于人”。我又查了后来白话文译本《圣经》,译文是“人子来,不是要受人的服事,乃是要服事人。”“服事”就是“服侍”,广州人常用,想来这些译文当时是广

东人译的,所以我会想到香港那条标语。

后来进入翻译这一行,老想着那几个英文字,一个serve的自动词,一个serve的被动词,加个not,简单至极,照今天译法,这个句子该怎么译呢?serve译成“役”和“服侍”在今天都是不合适的,虽然serve的原意是“服侍”,故从sever来的servant是“仆人”。今天应该译成“服务”,“为人民服务”的“服务”。那么这句话应译成:“要为他人服务,而不要他人为自己服务。”但这就加上许多字,不能如英文那么简洁了。

可我最近发现,报上“被”字用得很多,如“被离婚”、“被出诊”等等。那么,这个英文句子不就可以干脆简单地译成“要服务,不要被服务”吗?大家说呢?

一个疑问,困扰我二十多年,直到最近才解开。

这个疑问是,我的父母为何在步入老年时离开故土,移居镇江,投奔我的姐姐和妹妹。

清楚记得父母搬家那一天是1991年1月28日,一辆挂着镇江牌照的大卡车,把他们用了大半辈子的家当全部拉走。看着汽车扬起冲天灰尘,在我的视线中渐行渐远,最后小成一个点,我的眼睛湿润了。父母远行,我们见面少了。那时电话还没有普及,联系靠书信,只有春节才能团聚。

父母原生活在淮阴县汤集乡曹圩村,日子温馨,种菜养鸡,养鸡添乐,安享晚年。是我的孩子出生,打破了他们的平静生活。父亲的意思,他留守,母亲进城发挥余热。母亲不想心挂两头,一夜思考后快刀斩乱麻——用一把大锁锁起屋门,拉上父亲一道进城。

那时,我的居住条件极差,一家三口蜗居在12平米的小屋里。父母来了后,领导关心,临时借我一间。父母住我原有的那间小屋。住下当日,他们就将小屋作了改造,用布帘把小房隔成里外两半,里作卧室,外当厨房。日用杂物无处安放,他们又向空中发展,用铁丝吊起木板。如此改造,小屋空间小了,面积却大了。同事来我家,见了双层小屋,无不说好。我的小屋成了“样板房”,单位里的人纷纷效仿。

孩子三岁时,弟弟从武汉写信来,说他也有孩子了,问我能否让父母去他那里,帮助照顾孩子。弟弟幽默地告诉我,说他是计划好的,等我的孩子可以上幼儿园了,他才敢要孩子。我明白弟弟的意思,于是把信交给父亲。母亲问,能否让她把小听(我的孩子)带去武汉。起先我是动心的,但想到弟弟那里的居住条件并不优于我时,我改变主意,决定把孩子送去幼儿园。上学那天,孩子紧紧拉住奶奶的手,怎么也不肯离开家,甚至哭喊着救命。母亲强忍多时的泪终于下来了。我突然想起弟弟入学时的情景。新学期开始了,那天母亲有事走不开,让姐姐和我带弟弟上学,并为他报名注册。弟弟赖着不走,母亲看看日头,知道再不走就迟到了,于是操起棍棒,做恐吓状,弟弟在我们拉扯下撒腿就跑。我很想效仿母亲当年的做法。刚回头,母亲看出我要做什么,拦住我说,不可以,别吓着孩子!母亲蹲下身子,与孩子耳语着什么,孩子一边擦泪,一边点头,然后摇摇小手,奶声奶气地与爷爷奶奶再见,上学去了。

孩子已上学,母亲和父亲应该打点行装,早一天去弟弟那儿,以解他的盼望之苦。母亲

却说,你弟弟再急,也不差这几天。到下午放学我才知道,母亲不急走,是因为她和孩子的约定——说好在家里等他。母亲说,小昕放学见不到奶奶,上当受骗的种子就会在他心里生根发芽,今后他会大人的许诺产生怀疑。在煎熬中过去了一个星期,孩子终于松口,同意爷爷奶奶去武汉。母亲闻后,像放下千斤重担,出了一口气。

一晃又是三年。

一天,我接到弟弟来信,说父母要回来,让我某日去车站接他们。我知道弟弟的孩子也上幼儿园了。我想父母这次回来,可以回到从前的生活,栽树养花,喂鸡种菜,自得其乐。然而回来不多天,父母就举家搬到镇江定居。我写信问弟弟,他也不知道。

春节,我们一家照例去父母处团聚。走时父亲让我带回发票报销。可是发票在手,感觉比往年的沉,我随意翻看,两张大额发票引起我注意。我要父亲把病历拿给我,父亲没动,母亲也没动。于是我自己动手翻找。两本病历在手,打开来才知,旧年里父母都住过医院!母亲的病历上,医生诊断她患的是冠心病;父亲的病历上,“病史录”上写的是撞伤。真相暴露,父母像做错事的学生,低头不语。

反复逼问父亲撞伤是咋回事,母亲下了很大的决心,才对我道出实情。

那是初冬的一天上午,父亲骑车去超市购物,迎面过来一辆车速飞快的电动车,父亲一下就倒在了他的车轮下。小伙子见父亲摔倒,想逃离,恰巧有过路者认识父亲,一把拉住小伙子。小伙子见逃逸不成,这才拨打120急救电话。到医院,父亲清醒过来。脱去血衣,检查发现右腿被划出一道五寸长的口子,左胸有两根肋骨被撞断。交警勘察现场裁决小伙子负全部责任。第二天,父亲得知小伙子是下岗再就业后,就不愿再让他承担医疗费和住院费了。小伙子不信,父亲把说过的话又重重复一遍,小伙子向父亲叩头致谢。起身后,倒退着走出病房。

回想父亲疗伤的那段日子,我也给他们打过电话,无人接听;最后打电话给姐姐,我电话里吵吵嚷嚷,像在闹市里。母亲说,放心吧,我们好着呢,现在正在和你姐你逛街逛超市呢。

情况大白,母亲说怕我知道了影响工作,事前就交代姐姐和妹妹要隐瞒,不能让我知道实情。为什么搬到镇江?母亲想也没想就说,你工作忙,又爱好写作;你弟弟离得远,搞的又是规划和设计,我们定居镇江,为的是不给你们添乱,让你们安心做自己的事。听完母亲的话,我久久无语。



过年了(油画) 胡艳秋作



第245期